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三

列傳五十三

馬懷素

褚无量

劉子元

兄知柔

子凱

棟 棗

徐堅

子嶠從新書增

元行沖

吳兢

韋述

殷踐猷 踐猷子寅 寅子亮 踐猷弟

季友 踐猷族子成己 自亮以下皆從新書增

馬懷素

字惟白

潤州丹徒人也寓居江都少師事李善家

貧無燈燭晝採薪蘇夜燃讀書遂博覽經史善屬文舉

進士又應制舉登文學優贍科拜郿尉四遷左臺監察

御史長安中御史大夫魏元忠爲張易之所構配徒嶺

表太子僕崔貞慎東宮率獨孤禕之餞於郊外易之怒使人誣告貞慎等與元忠同謀則天令懷素按鞠遣中使促迫諷令構成其事懷素執正不受命則天怒召懷素親加詰問懷素奏曰元忠犯罪配流貞慎等以親故相送誠爲可責若以爲謀反臣豈誣罔神明昔彭越以反伏誅樂布奏事於其屍下漢朝不坐況元忠罪非彭越陛下豈加追送之罪陛下當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付臣推鞠臣敢不守陛下之法則天意解貞慎等由是獲免時夏官侍郎李迥秀恃張易之之勢受納貨賄懷素奏劾之迥秀遂罷知政事懷素累轉

禮部員外郎與源乾曜盧懷慎李傑等充十道黜陟使
懷素處事平恕當時稱之還遷考功員外郎時貴戚縱
恣請託公行懷素無所阿順典舉平允擢拜中書舍人
開元初爲戶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累封常山縣公
三遷祕書監兼昭文館學士懷素雖居吏職而篤學手
不釋卷謙恭謹慎深爲元宗所禮令與左散騎常侍褚
无量同爲侍讀每次閣門則令乘肩輿以進上居別館
以路遠則命宮中乘馬或親自送迎以申師資之禮是
時祕書省典籍散落條疏無敘懷素上疏曰南齊已前
墳籍舊編王儉七志已後著述其數盈多隋志所書亦

未詳悉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編或近人相傳浮詞鄙而猶記若無編錄難辨淄澠望括檢近書篇目并前志所遺者續王儉七志藏之祕府上於是召學涉之士

國子博士尹知章等

國子博士尹知章四門助教王直直國子監趙元默陸渾丞吳綽桑

泉尉韋述扶風丞馬利徵湖州司功參軍劉彥直臨汝丞宋辭玉恭陵丞陸紹伯新鄭尉李子釗杭州參軍殷

踐猷梓潼尉解崇質四門直講余欽進士王愜劉仲邱

右威衛參軍侯行果邢州司戶參軍袁暉海州錄事參

軍鼂良右率府胄曹參軍母熒滎陽士簿王灣太常寺

太祝鄭良金等分部撰次踐猷從弟祕書丞承業武陟

尉徐楚璧是正文字懷素奏祕書少監盧備崔沔沔

爲修圖書副使祕書郎田可封康子元爲判官

撰錄并刊正經史粗創首尾

然懷素不善著述未能有所緒別

會懷素

病卒年六十上特爲之舉哀廢朝一日贈潤州刺史諡

曰文

懷素卒後詔祕書官並號修書學士草定四部人

僕卿王毛仲奏罷內料又詔右常侍褚无量大理卿元

行冲考絀不應選者无量等奏修撰有條宜得大儒綜

治詔委行冲乃令哭述欽總緝部分踐猷湫治經述欽

治史哭彥直治子灣仲邱治集八年四錄成上之學士

無賞擢者行冲知麗正院又奏紹伯利徵彥直踐猷行

果子釗直哭述灣元默欽良金與朝邑丞馮朝隱冠氏

尉權寅獻祕書省校書郎孟曉揚州兵曹參軍韓覃王

嗣琳福昌令張悌進士崔藏之入校麗正書由是祕書

省罷撰緝而學士皆在麗正矣悌仲邱老病還鄉里紹

伯卒於官直終岐王府記室參軍事元默集賢直學士

利徵出為山莊令儒緩無治術免官終於家子釗坐保

任非人終德州長史欽至太學博士集賢院學士灣洛

陽尉良金右補闕京兆府倉曹參軍事寅獻臨淮太守

曉左補闕覃萊州別駕坐誣告刺史流遠方藏之膳部

員外郎明年以將仕郎梁令瓚文書直書院後以右率

府兵曹參軍而罷終恒王府司馬祕書省校書郎源幼

良代利徵後

以協律郎罷

褚无量字宏度杭州鹽官人也幼孤貧勵志好學家近臨平湖時湖中有龍鬪傾里閭就觀之无量時年十二讀書宴然不動及長尤精三禮及史記舉明經累除國子博士景龍三年遷國子司業兼修文館學士是歲中宗將親祀南郊詔禮官學士修定儀注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暉皆希旨請以皇后爲亞獻无量獨與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固爭以爲不可无量建議曰夫郊祀者明皇之盛事國家之大禮行其禮者不可以臆斷不可以情求皆上順天心下符人事欽若稽古率由舊章然後可以交神明可以膺福祐然禮文雖衆莫如周

禮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聖極由衷之典法天地而行教化辨方位而敘人倫其義可以幽贊神明其文可以經緯邦國備物致用其可忽乎至如冬至圓丘祭中最大皇后內主禮位甚尊若合郊天助祭則當具著禮典今徧檢周官無此儀制蓋由祭天南郊不以地配唯將始祖爲主不以祖妣配天故唯皇帝親行其禮皇后不合預也謹案大宗伯職云若王不祭祀則攝位注云王有故代行其祭事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若皇后合助祭承此下文卽當云若不祭祀則攝而薦豆籩今於上文更起凡則是別生餘事

夫事與上異則別起凡凡者生上起下之名不專繫於本職周禮一部之內此例極多備在文中不可具錄又皇后助祭親薦豆籩而不徹案九嬪職云凡祭贊后薦徹豆籩注云后進之而不徹則知中徹者爲宗伯生文若宗伯攝祭則宗伯親徹不使別人又案外宗掌宗廟之祀王后不與則贊宗伯此之一文與上相證何以明之案外宗唯掌宗廟祭祀不掌郊天足明此文是宗廟祭也案王后行事總在內宰職中檢其職文唯云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鄭注云謂祭宗廟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云裸獻祭天無裸以此得知又祭天之器

則用陶匏亦無瑤爵注以此得知是宗廟也又內司服掌王后六服無祭天之服而巾車職掌王后之五輅亦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以此諸文參之故知后不合助祭天也唯漢書郊祀志則有天地合祭皇后預享之事此則西漢末代強臣擅朝悖亂緣偷竊神諂祭不經之典事涉誣神故易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代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承天之六律斯史策之良誠豈可不知今南郊禮儀事不稽古忝守經術不敢默然請旁詢碩儒俯摭舊典採曲臺之故事行圓丘之正儀使聖朝叶昭曠之塗天下知文物之盛豈不

幸甚時左僕射韋巨源等阿旨叶同欽明之議竟不從
无量所奏尋以母老請停官歸侍景雲初元宗在春宮
召拜國子司業兼皇太子侍讀嘗撰翼善記以進之皇
太子降書嘉勞賚絹四十匹太極元年皇太子國學親
釋奠令无量講孝經禮記各隨端立義博而且辨觀者
歎服焉既畢進授銀青光祿大夫兼賜以章服并綵絹
百段元宗卽位遷郟王傅兼國子祭酒尋以師傅恩遷
左散騎常侍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實封二百戶未
幾丁憂解職詔州刺史薛瑩
弔祭賜物加等廬於墓側其所植松柏時
有鹿犯之无量泣而言曰山中衆草不少何忍犯吾先

塋樹哉因通文守護俄有羣鹿馴狎不復侵害无量因此終身不食鹿肉服闋召拜左散騎常侍復爲侍讀以其年老每隨仗出入特許緩行又爲造腰輿令內給使輿於內殿无量頻上書陳時政得失多見納用又嘗手

敕褒美賜物二百段

開元五年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壞姚崇建言廟本符堅故殿不宜罷

行无量鄙其言以爲不足聽乃上疏曰王者陰盛陽微則先祖見變今後宮非御幸者宜悉出之以應變異舉峻良擲奢靡輕賦恤刑納諫爭察諂絕世則天人

和會災異訖息帝是崇語車駕遂東无量又上言昔虞

舜之狩秩山川徧羣神漢孝景祠黃帝橋山孝武祠舜

九疑高祖過魏祭信陵君墓過趙封樂毅後孝章祠桓

譚家願陛下所過名山大川邱陵墳衍古帝王賢臣在

祀典者並詔致祭自古受命之君必興滅繼絕崇德報

功故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願到京都收敘唐初逮今功臣世絕者雖在支庶咸

得承襲帝納其言卽詔无量祠堯平陽宋璟祠舜蒲坂
蘇頲祠禹安邑所在刺史參獻又求武德以來勳臣苗
裔紹續其封无量以內庫舊書自高宗代卽藏在宮中漸致

遺逸奏請繕寫刊校以宏經籍之道元宗令於東都乾

元殿前施架排次大加搜寫无量爲之使因表開喜尉

門率府曹參軍王擇從武陟尉徐楚璧分部警定衛

尉設次光祿給食又詔祕書省司經局昭文崇文二館

更相檢讐陸去秦歷左右補闕內供奉王擇從京兆人

終汜水令徐楚璧初應制舉三登甲科開元時爲中書

舍人集賢院學士帝屬文多令視草終中書侍郎東海

縣子在中書省久是時李林甫用事或言計議多所參

助後更廣采天下異本數年間四部充備仍引公卿已

名下入殿前令縱觀焉

賜无量等帛有差无量又言貞觀

厚請與宰相連開元六年駕還又敕无量於麗正殿以

名跋尾不從

爲書皆宰相署尾臣位卑不足以

續前功

更以修書學士爲應一殿直學士比京官預朝會

皇太子及郟王嗣直

等五人年近十歲尙未就學无量繕寫論語孝經各五本以獻上覽之曰吾知无量意遽令无量選經明篤行之士國子博士郟恒通郭謙光左拾遺潘元祚等爲太子及郟王已下侍讀七年詔太子就國子監行齒冑之禮无量登座說經百僚集觀禮畢賞賜甚厚明年无量病卒年七十五臨終遺言以麗正寫書未畢爲恨上爲舉哀廢朝兩日

詔宰相曰无量朕師今其永逝宜用優典

贈禮部尙書諡曰

文

歿後有於書殿得講史記至言十二篇上之帝歎息以絹五百匹賜其家

初无量與馬懷

素俱爲侍讀顧待甚厚及无量等卒後祕書少監康子

原國子博士侯行果等又入侍讀雖屢加賞賜而禮遇

不逮褚馬

劉子元本名知幾楚州刺史府之族孫也

年十二父藏器爲授古文

尚書業不進楚督之及聞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折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意父奇其意許授左

氏論年遂通覽羣史少與兄知柔俱以詞學知名弱冠舉進士授

獲嘉主簿證聖年有制文武九品已上各言時政得失

知幾上表陳四事詞甚切直

子元上書請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

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爲忠妄施不爲惠今羣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肥推

腕脫之諺又調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是時官簡僭

宜課功毀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濫而法網嚴密士類競爲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

思慎賦以刺時且以見意鳳閣侍郎蘇味道見而歎曰

陸機豪士所不及也

與徐堅元行沖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

知幾長

安中累遷左史兼修國史擢拜鳳閣舍人修史如故景

龍初

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還子元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元身史臣而私著

述驛召至京領史事遷祕書監

再轉太子中允依舊修國史時侍中韋

巨源紀處訥中書令楊再思兵部尚書宗楚客中書侍

郎蕭至忠並監修國史知幾以監修者多甚爲國史之

弊蕭至忠又嘗責知幾著述無課知幾於是求罷史任

奏記於至忠曰僕自策名士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

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

其不可者五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
邱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成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
未聞藉以衆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而著
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
張蔡二子紀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史司
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自稱爲政駿每欲記
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
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
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
載事爲博原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詢採而

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况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以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齷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棲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讐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刑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

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義也以
 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
 臣而飾主闕斯並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準作者
 言之詳矣項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則云必須
 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事難行一國
 三公適從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
 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
 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畧而不
 畧或應書而不書此失刊削之例也屬詞比事勞逸宜
 尚渾鉛奮墨勤惰須等某表某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

歸之此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
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
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
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
反而時談物議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
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績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
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竊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
勤雖威以剌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
陳力就列不能則止僕所以比者布懷知已歷抵羣公
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謂此耳當今朝號

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

武僕旣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

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惟明公

足下哀而許之至忠惜其才不許解史任宗楚客嫉其

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何地時知幾

又著史通子二十卷備論史策之體始子元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

三思等不聽自以爲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太子右庶子徐

堅深重其書嘗云居史職者宜置此書於座右知幾自

負史才常慨時無知已嘗自比揚雄者四雄好雕蟲小伎老而爲悔吾幼喜詩賦而壯

不爲期以述者自名雄準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爲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

爲范遠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爲必覆轡誦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榮如此乃委

國史於著作郎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十五卷譜考三卷推漢氏爲陸終苗裔非堯之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自宣帝子楚孝王囂曾孫司徒居巢侯劉愷之後不承楚元王交皆按據明白正前代所誤雖爲流俗所譏學者服其該博初知幾每云若得受封必以居巢爲名以紹司徒舊邑後以修則天實錄功果封居巢縣子又鄉人以知幾兄弟六人進士及第文學知名改其鄉里爲高陽鄉居巢里景雲中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仍依舊修國史加銀青光祿大夫時元宗在東宮知幾

以名音類上名乃改子元二年皇太子將親釋奠於國
學有司草儀注令從臣皆乘馬著衣冠子元進議曰古
者自大夫已上皆乘車而以馬爲駢服魏晉已降迄乎
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言
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接南伐據鞍顧眄斯則
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
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爲御史所彈又顏延之罷
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
可擐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
也白皇家撫運沿革隨時至如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則

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鑾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只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褒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鞮而升鐙跣以乘鞍非唯不師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可且長裾廣袖襜如翼如鳴珮紆組鏘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棨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徒驂相續固以

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云祕閣有梁武帝南郊
圖多有危冠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無其文臣
案此圖是後人所爲非當時所撰且觀代間有古今圖
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疏而兵士有著芒屨
者閣立本畫明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屨
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所作議
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爲故實者乎由斯而言則梁氏南
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政宜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冕
規模不一秦冠漢佩用捨無常况我國家道軼自王功高
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省廢

臣懷此異議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推揚今屬殿下親從齒胄將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憚此行所以輒進狂言用申鄙見皇太子手令付外宣行仍編入令以爲常式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修史如故九年長子旼爲太樂令犯事配流子元詣執政訴理上聞而怒之由是貶授安州都督府別駕子元掌知國史首尾二十餘年多所撰述甚爲當時所稱禮部尙書鄭惟忠嘗問子元曰自古已來文史才少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籬而使愚者營

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榱桷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爲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負古已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時人以爲知言子元至安州無幾而卒年六十一自幼及長述作不倦朝廷論著必居其職預修三教珠英文館詞林姓族系錄論孝經非鄭元注舉十二條左證其繆當以古文爲正易無子夏傳老子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辨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二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唐書實錄皆行於代有集三十

卷後數年元宗敕河南府就家寫史通以進讀而善之
追贈汲郡太守又贈工部尚書諡曰文

兄知柔

性儉靜美風儀居親喪廬墓側詔築闕表之

少以文學政事歷荆揚

曹益宋海唐等州長史刺史戶部侍郎國子司業鴻臚

卿尚書右丞工部尚書東都留守

開元六年河南大水詔知柔馳驛察民疾

苦及吏善惡所表陳州刺史韋嗣立汝州刺史崔日用
兖州刺史韋元珪符離令綦母頊等止二十七人有治
狀久之遷太子賓客封彭城縣侯致仕給全
祿終身遺令薄葬祖載服用皆自處其費卒贈太子

少保諡曰文代傳儒學之業時人以述作名其家

子元子貺餼彙述迅迴皆知名於時貺

字惠卿

博通經史

明天文律厯音樂醫算之術終於起居郎

子元卒有詔訪其後擢起

居郎歷右拾遺內供奉修國史撰六經外傳三十七卷續說苑十

卷而以廣劉向所遺太樂令壁記三卷真人肘後方三卷

天官舊事一卷既嘗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謚後人追修非當時正史如齊人滅於遂

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師春一篇錄卜筮事與餗字鼎左氏合知按春秋經傳而為也因著外傳云

右補闕集賢殿學士兼御史修國史父子三人著史例三

卷傳記三卷樂府古題解一卷彙給事中尚書右丞左

散騎常侍荆南長沙節度下疑闕文新書作荆南節度使案彙之拜荆南當在肅代

之時然本紀此時荆南遷代歷歷有集三卷秩字祚給

事中尚書右丞國子祭酒秩開元末歷左監門齋錄事參軍事稍遷憲部員外郎坐

小累下除隴西司馬安祿山反哥舒翰守潼關楊國忠欲奪其兵秩上言翰兵天下成敗所繫不可忽房琯見

其書以比劉更生至德初遷給事中撰政典三十五卷
久之出爲閩州刺史貶撫州長史卒撰政典三十五卷
止戈記七卷至德新議十二卷指要三卷論喪紀制度

加邊豆許私鑄錢改制國學事各在本志迅右補闕字

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常寢疾房瑄聞夢不寐曰捷
卿有不諱天理歟矣陳郡殷寅名知人見迅歎曰今黃

叔度也劉晏每聞其論曰皇王撰六說五卷迅續詩書

之道盡矣上元中避地安康卒

五說書成語人曰天下滔滔迴諫議大夫給事中迴以

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云

稱第進士歷殿中侍御史佐江淮轉運使時新更安史
亂迴餽運財賦力於職大厯初爲吉州刺史治行尤異

累遷給事
中 賦子浹浹亦有學稱滋新書滋彙子贊滋貞元
中位至宰輔贊觀察使自有傳

徐堅字元固西臺舍人齊聃子也少好學徧覽經史沛王

名召見授紙為賦賦性寬厚長者進士舉秀才及第為

萬年主簿天授三年上言書有五聽令有三覆慮失情

也此犯大逆詔使者勘當得實輒決人命至重萬有不

一實欲訴無由以就赤族豈不痛哉此不足檢下之姦

亂適長使人威福耳臣請如令覆奏則死者無恨又古

者罰不逮嗣故郤芮亂國而缺升諸朝稽康蒙戮而紹

死於難則於他親不復致疑今選部廣責逆人視屬至

無服者尚數十條且詔書與逆同堂親不任京畿德

麻親不得侍衛臣請如詔書外一切不禁以申曠蕩累

授太學文關聖厯中車駕在三陽宮御史大夫楊再思太
子左庶子王方慶為東都留守引堅為判官表奏專以
委之方慶善三禮之學每有疑滯常就堅質問堅必能
徵舊說訓釋詳明方慶深善之又賞其文章典實嘗稱
曰掌綸誥之選也再思亦曰此鳳閣舍人樣如此才識

走避不得堅又與給事中徐彥伯定王府倉曹劉知幾

右補闕張說同修三教珠英時麟臺監張昌宗及成均

祭酒李嶠總領其事廣引文詞之士日夕談論賦詩聚

會歷年未能下筆堅獨與說構意撰錄以文思博要爲

本更加姓氏親族二部漸有條彙諸人依堅等規制俄

而書成遷司封員外郎

累遷給事中
封慈源縣子

則天又令堅刪改

唐史會則天遜位而止神龍初再遷給事中時雍州人

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不臣之跡反爲三思所陷中宗

卽令殺之時方盛夏堅上表日月將誣構良善故違制

命準其情狀誠合嚴誅但今朱夏在辰天道生長卽從

明戮有乖時令謹案月令夏行秋令則邱隰水潦禾稼不熟陛下誕膺靈命中興聖圖將宏羲軒之風以光史策之美豈可非時行戮致傷和氣哉君舉必書將何以

訓伏願詳依國典許至秋分則知恤刑之規冠於千載

哀矜之惠洽乎四海中宗納堅所奏遂令決杖配流嶺

表俄以禮部侍郎兼文館學士睿宗卽位堅自刑部侍郎加銀青光

祿大夫拜左散騎常侍新書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俄轉黃門侍

郎時監察御史李知古請兵以擊姚州西洱河蠻旣降

附又請築城重征稅之堅以蠻夷生梗可以羈縻屬之

未得同華夏之制勞師涉遠所損不補所獲獨建議以

爲不便睿宗不從令知古發劍南兵往築城將以列置

州縣知古因是欲誅其豪傑沒子女以爲奴婢蠻衆恐

懼乃殺知古相率反叛役徒奔潰姚倚路由是歷年不

通

太平公主用事武攸暨屢邀請堅堅不許

堅妻卽侍中岑羲之妹堅以與

羲近親固辭機密乃轉太子詹事謂人曰非敢求高蓋

避難也及羲誅堅竟免坐累出爲絳州刺史五轉復入

爲祕書監開元十三年再遷左散騎常侍其年元宗改

麗正書院爲集賢院以堅爲學士副張說知院事

帝大醜集

賢慢舍在百司上說令揭大勝以侈其累封東海郡公

罷堅見遽命撤之曰君子烏取多尙人以修東封儀注及從升太山之功特加光祿大夫堅多

識典故前後修撰格式氏族及國史等凡七八書府時
論美之十七年卒年七十餘上深悼惜之遣中使就家
弔內出絹布以賻之贈太子少保諡曰文堅長姑爲太
宗充容次姑爲高宗婕妤並有文藻堅父子以詞學著
聞議者方之漢世班氏子嬌字巨山開元中爲駕部員外郎集賢院直學士遷中書舍

人內供奉河南尹封慈源縣公父子相次爲學士自祖及孫三世爲中書舍人

元行沖

名澹以字顯

河南人後魏常山王素連之後也少孤

爲外祖司農卿韋機所養博學多通尤善音律及詁訓
之書舉進士累轉通事舍人納言狄仁傑甚重之行沖
性不阿順多進規誠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亦猶蓄聚

以自資也譬貴家儲積則脯腊腩腠以供滋膳參朮芝
桂以防痾疾伏想門下賓客堪充旨味者多願以小人
備一藥物仁傑笑而謂人曰此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
無也九遷至陝州刺史兼隴右關內兩道按察使未行
拜太常少卿行沖以本族出於後魏而未有編年之史
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詳文簡爲學者所稱初魏明帝時
河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魏收舊史以爲晉元
帝是牛氏之子冒姓司馬以應石文行沖推尋事跡以
後魏昭成帝名曄繼晉受命考校謠讖特著論以明之
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行沖曰
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絃之其聲亮雅樂家遂謂

之阮咸開元初自太子詹事出爲岐州刺史又充關內道按察使行沖自以書生不堪搏擊之任固辭按察乃以寧州刺史崔琬代焉俄復入爲右散騎常侍東都副留守時嗣彭王志疎庶兄志謙被人誣告謀反考訊自誣繫獄待報連坐十數人行沖察其冤濫並奏原之四遷大理卿時揚州長史李傑爲侍御史王旭所陷詔下大理結罪行沖以傑歷政清貞不宜枉爲讒邪所構又奏請從輕條出之當時雖不見從深爲時論所美俄又固辭刑獄之官求爲散職七年復轉左散騎常侍九遷國子祭酒月餘拜太子賓客宏文館學士累封常山郡公

新書

縣公先是祕書監馬懷素集學者續王儉今書七志左

散騎常侍褚无量於麗正殿校寫四部書事未就而懷素无量卒詔行沖總代其職於是行沖表請通撰古今書目名爲羣書四錄命學士鄆縣尉母暎櫟陽尉韋述曹州司法參軍殷踐猷太學助教余欽等分部修檢歲餘書成奏上之上又特令行沖撰御所注孝經疏義列於學官尋以衰老罷知麗正殿校寫書事初有左衛率府長史魏光乘奏請行用魏徵所注類禮上遽令行沖集學者撰義疏將立學官行沖於是引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檢討刊削勒成五十卷十四年八

月奏上之尙書左丞相張說駁奏曰今之禮記是前漢戴德戴聖所編錄歷代傳習已向千年著爲經教不可刊削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抄書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孫炎所修更加整比兼爲之注先朝雖厚加賞錫其書竟亦不行今行沖等解徵所注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第乖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可上然其奏於是賜行沖等絹二百匹留其書貯於內府竟不得立於學官行沖恚諸儒排已退而著論以自釋名曰釋疑其詞曰客問主人曰小戴之學行之已久康成銓注見列學官傳聞魏公乃有刊易又承制

旨造疏將頒未悉二經孰爲優劣主人答曰小戴之禮
行於漢末馬融注之時所未覩盧植分合二十九篇而
爲說解代不傳習鄭網子幹師於季長屬黨錮獄起師
門道喪康成於窺伏之中理紛拏之典志存探究靡所
咨謀而猶緝述忘疲聞義能徙具於鄭志向有百科章
句之徒曾不窺覽猶遵覆轍頗類刻舟王肅因之重茲
開釋或多改駁仍按本篇又鄭學之徒有孫炎者雖扶
元義乃易前編自後條例支分箴石間起馬仙增革向
踰百篇葉遵刪修僅全十二魏公病羣言之錯雜紬衆
說之精深經文不同未敢刊正注理睽誤寧不芟礱成

畢上聞太宗嘉賞賚縑千匹錄賜儲藩將期頒宣未有
疏義聖皇纂業耽古崇儒高曾規矩宜所修襲乃制昏
愚甄分舊義其有注遺往說理變新文務加搜窮積稔
方畢具錄呈進敕付羣儒庶能斟詳以課疎密豈悟章
句之士堅持昔言特嫌知新欲仍舊貫沈疑多月擯壓
不申優劣短長定於通識手成口答安敢銓量客曰當
局稱迷傍觀見審累朝銓定故是周詳何所爲疑不爲
申列答曰是何言歟談豈容易昔孔安國注壁中書會
巫蠱事經籍道息族兄臧與之書曰相如常忿俗儒淫
詞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果然雅達通博不代而生

浮學守株比肩皆是衆非難正自古而然誠恐此道未
申而以獨智爲議也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一矣漢有孔
季產者專於古學有孔扶者隨俗浮沈扶謂產云今朝
廷皆爲章句內學而君獨修古義修古義則非章句內
學非章句內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代必將貽
患禍乎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二矣劉歆以通書屬文待
詔官署見左氏傳而大好之後蒙親近欲建斯業哀帝
欣納令其討論各遷延推辭不肯置對劉歆移書責讓
其言甚切諸博士等皆忿恨之名儒龔勝時爲光祿見
歆此議乃乞骸骨司空師丹因大發怒奏歆改亂前志

非毀先朝所立帝曰此廣道術何爲毀邪由是犯忤大
臣懼誅求出爲河南太守宗室不典三河又徙五原太
守以君賓之著名好學公仲之深博守道猶迫同門朋
黨之議卒令子駿負謗於時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三矣
子雍規元數十百件守鄭學者時有中郎馬昭上書以
爲肅繆詔王學之輩占答以聞又造博士張融案經論
詰融登召集分別推處理之是非具呈證論王肅酬對
疲於歲時則知變易章句其難四矣卜商疑聖納論於
曾輿木賜近賢貽嗤於武叔自此之後唯推鄭公王粲
稱伊洛已東淮漢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云先儒

持一己之區區抗羣情之嘈啗捨勿矜之美成自我之私觸近名之誠興犯衆之禍一舉四失中材不爲是用韜聲甘此沈默也行冲俄又累表請致仕制許之十七年卒年七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獻

吳兢汴州浚儀人也勵志勤學博通經史宋州人魏元忠亳州人朱敬則深器重之及居相輔薦兢有史才堪居近侍因令直史館修國史累月拜右拾遺內供奉神

龍中遷右補闕

節愍太子難姦臣誣構安國相王與謀朝延大恐兢上言文明後皇運不殊如

帶陛下龍興恩被骨肉相王與陛下同氣親莫加焉今賊臣日夜陰謀必欲寘之極法相王仁孝遭荼苦哀毀以陛下爲命而自託於手足若信邪佞委之於法傷陛下之恩失天下望芟刈股肱獨任胸臆可爲寒心自昔

晉浮華古道夷替泊王肅杜預更開門戶歷載三百士
大夫恥爲章句唯草野生以專經自許不能究覽異義
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聞鄭服
非然於鄭服甚憤憤鄭服之外皆讐也則知變易章句
其難五也伏以安國尙書劉歆左傳悉遭擯於龔葉咸
見重於來今故知二人之鑒高於漢廷遠矣孔季產云
物極則變比及百年亦當有明直君子恨不與吾同代
者於戲道之行廢必有其時者歟僕非專經罕習章句
高名不著易受輕誣頃者修撰殆淹歲月賴諸賢輩能
左右之免致愆尤仍叨賞賚內省昏朽其榮已多何遽

多闕鄭氏道備繁竊嗟怪因求其學得尙書注退而思之以盡其意意皆盡矣所疑之者猶未喻焉凡有兩卷列於其集又王肅改鄭六十八條張融覈之將定臧否融稱元注泉深廣博兩漢四百餘年未有偉於元者然二郊之祭殊天之祀此元誤也其如皇天祖所自出之帝亦元慮之失也及服虔釋傳未免差違後代言之思宏聖意非謂揚己之善掩人之名也何者君子用心願聞其過故仲尼曰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是也而專門之徒恕己及物或攻先師之誤如聞父母之名將謂亡者之德言而見歷於重壤也故王邵史論曰魏

翦伐宗支委任異姓未有不亡者秦任趙高漢任王莽
晉家自相魚肉隋室猜忌子弟海內熾沸險之覆車安
可重跡且根朽者葉枯源涸者游竭子弟國之根源可
使枯竭哉皇家枝幹夷芟畧盡陛下卽位四年一子弄
兵被誅一子以罪謫去惟相王朝夕左右斗粟之刺蒼
繩之詩不可不察伏願陛下全棠棣之恩慰罔極之心
天下幸甚與韋承慶崔融劉子元撰則天實錄成轉起居鄭
初與劉子元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
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補宋璟等邀勸苦切故轉禍爲
忠不然皇嗣且如後說爲相讀之心不善知兢所爲卽
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
元已亡不可受誣地下魏齊公之情向名實錄卒不改世
直說屢以情斬改謂曰狗公之情向名實錄卒不改世
謂今董俄遷水部郎中元宗初立收還乾綱鏡於決事
孤云俄遷水部郎中羣臣畏伏轉慮帝果而不及構
上疏曰自古人臣不諫則國危諫則身危臣愚食陛下
祿不敢避身危之禍此見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賜東
帛而已未嘗蒙召見被拔擢其忤旨則朝堂決杖傳送
本州或死於流貶由是臣下不敢進諫古者設諫諫木

欲謂已過今封事諉木北也使所言是有益於國使所
言非無累於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道路流
傳相視怪愕夫漢高帝赦周昌桀紂之對晉武帝受劉
毅桓靈之譏况陛下懿達大度不能容此狂直邪夫入
主居尊極之位斷生殺之權其爲威嚴峻矣開情抱納
諫諍下猶懼不敢盡奈何以爲罪且上有所失下必知
之故鄭人欲毀鄉校而子產不聽也陛下初卽位猶有
稽天量張延珪韓思復辛替否柳澤袁楚客等數上疏
爭時政得失自頃上封事往往得罪諫者頓少是鵠巢
覆而鳳不至理之然也臣誠恐天下骨鯁士以讜言爲
戒撓直就曲斲方爲利偷合苟容不復能盡節忘身納
君於道矣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故曰木從繩則正
后從諫則聖又曰朝有諷諫猶髮之有梳猛虎在山林
藜藿爲之不采忠諫之有益如此自古上聖之君恐不
聞已過故堯設諫鼓禹拜昌言不肖之主自謂聖智拒
諫害忠桀殺關龍逢而滅於湯紂殺王子比干而滅於
周此其驗也夫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人
將疾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將亡必先不甘忠諫之說
嗚呼惟陛下深監於茲哉隋煬帝驕矜自負以爲堯舜
莫已若而諱亡憎諫乃曰有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

之大臣蘇威欲開一言不敢發因五月五日獻古文尙
書帝以爲訕已卽除名蕭瑀諫無代遼出爲河西郡守
童純諫無幸江都就獄賜死自是蹇諤之上去而不顧
外雖有變朝臣鉗口帝不知也身死人手子孫勦絕爲
天下笑太宗皇帝好悅至言時有魏徵王珪虞世南李
大亮岑文本劉洎馬周褚遂良杜正倫高季輔咸以切
諫引居要職嘗謂宰相曰自知者爲難如文人巧工自
謂己長若使達者大匠詆訶商畧則蕪辭拙跡見矣天
下萬幾一人聽斷雖甚憂勞不能盡善今魏徵隨事諫
正多中朕失如明鑑照形美惡畢見當是時有上書益
於政者皆黏寢殿之壁坐望卧觀雖狂瞽逆意終不以
爲忤故外事必聞刑戮幾措禮義大行陛下何不遵此
道與聖祖繼美乎夫以一人之意綜萬方之政明有所
不燭智有所不周上心未論於下情未達於上伏惟
以虛受人博覽兼聽使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開四
門明四日也其能直言正諫不避死亡之誅者特加寵
榮待以不次則失之矣
丁憂還鄉里開元三年服闋抗疏
東隅冀得之桑榆矣

言曰臣修史已成數十卷自停職還家匪忘紙札乞終

餘功乃拜諫議大夫依前修史俄兼修文館學士

錄留東都詔競馳驛取進梓宮以父喪解宰

相張說用趙冬曦代之終喪爲太子左庶子歷衛尉少

卿右庶子開元十三年帝東封太山道中數馳射爲樂

之危朽株之殆帝納之明年六月大風詔羣臣陳得失

競上疏曰自春以來亢陽不雨乃六月戊午大風拔樹

壤居人廬舍傳曰敦德不用厥災旱上下蔽隔庶位踰

節陰侵於陽則旱災應又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壞木

風陰類大臣之象恐陛下左右有姦臣擅權懷謀上之

心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故曰人主感悟願深察
倒持太阿授之以柄夫天降災異欲人主感悟願深察
天變杜絕其萌且陛下承天后和帝之亂府庫未充元
員尙繁戶口流散法出多門賅謁大行趨競彌廣此弊
未革實陛下庶政之闕也臣不勝倦倦願斥屏羣小不
爲慢遊出不御之女減不急之馬明選舉慎刑罰杜僥
倖存至公雖有旱風之變不足累聖德矣始兢在長安
景龍間任史事時武三思張易之等監領阿貴朋佞讓
澤浮辭事多不實兢不得志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至

是丐官筆札冀得成書詔兢就集賢院論次時張說罷
宰相在家修史大臣奏國史不容在外詔兢等赴館撰
錄進封長

垣縣男

居職殆三十年敘事簡要人用稱之末年傷

於太簡

新書晚節稍疎括時人病其太簡

國史未成十七年

坐書事不當

出

爲荊州司馬制許以史藁自隨中書令蕭嵩監修國史

奏取兢所撰國史得六十五卷累遷台洪饒蘄四州刺

史

坐累下除舒州

加銀青光祿大夫遷相州刺史封長垣縣子

天寶初改官名爲鄴郡太守入爲恒王傅兢嘗以梁陳

齊周隋五代史繁雜乃別撰梁齊周史各十卷陳史五

卷隋史二十卷又傷疎畧兢雖衰耗猶希中城而行步

僂僕李林甫以其年老不用天寶八載卒於家時年八

十餘兢卒後其子進兢所撰唐史八十餘卷事多紕繆不逮壯年兢聚書頗多嘗目錄其卷第號吳氏西齋書目

韋述司農卿宏機會孫也父景駿房州刺史述少聰敏篤志文學家有書二千卷述爲兒童時記覽皆徧人駭異之景龍中景駿爲肥鄉令述從父至任洛州刺史元行冲景駿之姑子爲時大儒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書齋忘寢與食行冲異之引與之談貫穿經史事如指掌探賾奧旨如遇師資又試以綴文操牘便就行冲大悅引之同榻曰此吾外家之寶也舉進士西入關時述

甚少儀形眇小考功員外郎宋之問曰韋學士童年有何事業述對曰性好著書述有所撰唐春秋三十卷恨未終篇至如詞策仰待明試之問曰本求異才果得遷固是歲登科開元五年爲櫟陽尉祕書監馬懷素受詔編次圖書乃奏用左散騎常侍元行沖左庶子齊澣祕書少監王珣衛尉少卿吳兢并述等二十六人同於祕閣詳錄四部書懷素尋卒行沖代掌其事五年而成其總目二百卷述好譜學祕閣中見常侍柳沖先撰姓族系錄二百卷述於分課之外手自抄錄暮則懷歸如是周歲寫錄皆畢百氏源流轉益詳悉乃於柳錄之中別

撰成開元譜二十卷其篤志忘倦皆此類也轉右補闕
中書令張說專集賢院事引述爲直學士遷起居舍人

從封太山奏東封記有詔褒美先是詔修六典徐堅構
意歲餘歎曰頃銳意七書而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
嵩引述撰定述始摹周六官
領其屬事歸於職規制遂定說重詞學之士述與張九

齡許景先袁暉趙冬曦孫逖王翰常遊其門趙冬曦兄
冬日弟和璧居貞安貞頤貞等六人述弟迪迥迥迥巡
亦六人並詞學登科說曰趙韋昆季今之杞梓也十八
年兼知史官事轉屯田員外郎職方吏部二郎中學士
知史官事如故及張九齡爲中書令卽集賢之同職裴
耀卿爲侍中卽述之舅皆相推重語必移晷二十七年

轉國子司業停知史事俄而復兼史職充集賢學士天寶初歷左右庶子加銀青光祿大夫九載兼充禮儀使其載遷尚書工部侍郎封方城縣侯述在書府四十年居史職二十年嗜學著書手不釋卷國史自令狐德棻至於吳兢雖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類例補遺續闕勒成國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

欲蚤就復奏起居舍人賈登著作佐郎李銳助述紬績

事簡而記詳雅有良史之

才蘭陵蕭穎士以爲譙周陳壽之流述早以儒術進當代宗仰而純厚長者澹於勢利道之同者無間貴賤皆禮接之家聚書二萬卷皆自校定鉛槧雖御府不逮也

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魏晉已來草隸真跡數百卷古碑古器藥方格式錢譜璽譜之類當代名公尺題無不畢備及祿山之亂兩京陷賊元宗幸蜀述抱國史藏於南山經籍資產焚剽殆盡述亦陷於賊庭授僞官至德二年收兩京三司議罪流於渝州爲刺史薛舒困辱不食而卒其甥蕭直爲太尉李光弼判官廣德二年直因入奏言事稱旨乃上疏理述於蒼黃之際能存國史致聖朝大典得無遺逸以功補過合霑恩宥乃贈右散騎常侍議者云自唐已來氏族之盛無踰於韋氏其孝友詞學承慶嗣立爲最明於音律則萬石爲最達

於禮儀則叔夏爲最史才博識以述爲最所撰唐職儀三十卷高宗實錄三十卷御史臺記十卷兩京新記五卷凡著書二百餘卷皆行於代迺學業亦亞於述尤精三禮與述對爲學士迪同爲禮官時人榮之累遷考功員外郎國子司業以風疾卒蕭穎士者又見文苑傳聰雋過人富詞學有名於時賈曾席豫張垆及述皆引爲談客開元二十三年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孫逖稱之於朝褊躁無威儀與時不偶前後五授官旋即駁落乾元初終於揚府功曹述在祕閣時與鄆縣尉毋爽曹州司法殷踐猷並友善二人相次卒

殷踐猷

字伯起陳給事中不害五世從孫博學尤通氏族厓數醫方與賀知章陸象先韋述最善知章

嘗號爲五總龜謂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初爲杭州

參軍舉文儒異等科授祕書省學士用曹州司法參軍

兼麗正殿學士以叔父喪申州刺史仲容從子仲容終

哀慟嘔血而卒年四十八申州刺史仲容從子仲容終

中有重名子承業以謹朴稱明班史通於族姓子寅有

歷太子左諭德右威衛將軍

至性早孤事母以孝聞應宏詞舉爲太子爲永寧尉吏

謾甚寅怒殺之既澄城丞病且死以母蕭老不忍決及

歛其子亮斷指剪髮置棺中自誓事祖母如寅在其後

侍蕭疾不脫衣者數年有白燕巢其榻後終給事中抗

州刺史踐猷弟季友歷祕書郎善畫族子成已晉州長

史初母顏叔父吏部郎中敬仲爲酷吏所陷率

妹割耳訴冤敬仲得減死及成已生而左耳缺云

史臣曰前代文學之士氣一矣然以道義偶乖遭過斯

難馬懷素褚无量好古嗜學博識多聞遇好文之君隆

師資之禮儒者之榮可謂際會矣劉徐等五公學際天
人才兼文史俾西垣東觀一代粲然蓋諸公之用心也
然而子元鬱結於當年行冲彷徨於極筆官不過俗吏
寵不逮常才非過使然蓋此道非趨時之具也其窮也
宜哉

贊曰學者如市博通甚難文士措翰典麗惟艱馬褚兢
述徐元子元文學之書胡寧比焉

新書贊曰唐興史官秉筆衆矣然垂三百年業鉅事
叢簡策孳繁其間巨盜再興圖典焚逸大中以後史
錄不存雖論著之人隨世哀撥而疏舛殘餘未末顛
倒故聖主賢臣叛人佞子善惡汨汨有所未盡可爲
永憾者矣又舊史之文猥醜不綱淺則入俚簡則及
漏寧當時儒者有所諱而不得騁邪或因淺仍俗不

足於文也亦有待於後取當而行遠邪何知幾以來
工訶古人而拙於用已歟自韓愈爲順宗實錄議者
闕然不息卒竄定無完篇乃知爲史者亦
難言之游夏不能措詞於春秋果可信已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三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四

列傳五十四

郭虔瓘

張孝嵩

郭知運

子英傑

王君奭

賈師順

張守珪

牛仙客

王忠嗣

父海賓

郭虔瓘齊州歷城人也開元初累遷右驍衛將軍兼北庭都護二年春突厥默啜遣其子移江可汗及同俄特勒率精騎圍逼北庭虔瓘率衆固守同俄特勒單騎親逼城下虔瓘使勇士伏於路左突起斬之賊衆旣至失同俄相率於城下乞降請盡軍中衣資器仗以贖同俄及聞其死三軍慟哭便引退默啜女婿火拔頡利發石

阿失畢時與同俄特勒同領兵以同俄之死懼不敢歸
遂將其妻歸降虔瓘以破賊之功拜冠軍大將軍行右
驍衛大將軍又下制曰朕聞賞有功報有德者政之急
也若功不賞德不報則人何謂哉雲麾將軍檢校右驍
衛將軍兼北庭都護瀚海軍經畧使金山道副大總管
招慰營田等使上柱國太原縣開國子郭虔瓘宣威將
軍守右驍衛翊府中郎將檢校伊州刺史兼伊吾軍使
借紫金魚袋上柱國郭知運等早負名節見稱義勇頃
者柳中金滿偏師禦敵蕭條窮漠之外奔迫孤城之下
強寇益侵援兵不至旣守而戰自秋涉冬歷馬長嘶戍

人遠望謀以十勝成其九拒遂能摧日逐之遺種斬天
驕之愛息豈耿恭班超獨高前史將廉頗李牧與朕同
時眷言茂勲是所嘉歎信可以疇其井邑昭示遐邇俾
勞臣勸而懦夫立焉虔瓘可進封太原郡開國公知運
可封介休縣開國公虔瓘俄轉安西副大都護攝御史
大夫四鎮經畧安撫使進封潞國公賜實封一百戶虔
瓘乃奏請募關中兵一萬人往安西討擊皆給公乘兼
供熟食敕許之將作大匠韋湊上疏曰臣聞兵者凶器
不獲已而用之今西域諸蕃莫不順軌縱鼠竊狗盜有
戍卒鎮兵足宣式遏之威非降赫斯之怒此師之出未

見其名臣又聞安不忘危理必資備自近及遠強幹弱
枝是以漢實關中徙諸豪族今關輔戶口積久逋逃承
前先虛見猶未實屬北虜犯塞西戎駭邊凡在丁壯征
行畧盡豈宜更募驍勇遠資荒服又一萬行人詣六千
餘里咸給遞馱並供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
西人戶漸少涼州已去沙磧悠然遣彼居人如何得濟
又萬人賞賜費用極多萬里資糧破損尤廣縱令必克
其獲幾何儻稽天誅無乃甚損請令計議所用所得校
其多少卽知利害况用者必賞獲者未量何要此行頓
空畿甸且上古之時大同之化不獨子子不獨親親何

隔華戎務均安靖洎皇道謝古帝德慙皇猶尙綏懷不
從征伐有占風覘雨之客無越海踰山之師其後漢武
膺圖志恢土宇西通絕域北擊匈奴雖廣獲珍奇多斬
首級而中國疲耗殆至危亡是以俗號昇平君稱盛德
者咸指唐堯之代不歸漢武之年其要功不成者復焉

足比議惟陛下圖之虞瓘竟無克獲之功

還遷涼州刺史河西節度

大尋遷右威衛大將軍

四年春家奴八人有戰功求爲游擊將軍宰相劾其恃功亂綱

紀不可聽罷之鄉王爲安西都護詔虞瓘爲副虞瓘與安撫招慰十姓可汗使阿史那獻數持異交訴諸朝元宗遣左衛中郎王惠齋詔書諭解曰朕聞師克在和不在衆以虔確獻宿將當舍嫌室隙戮力國家自開西鎮列諸軍戍有定區軍有常額卿等所統蕃漢雜之在乎善用何必加募或云突騎施圍石城獻所致也葛邏祿

稱兵虔瓘所沮也大將不協小人以逞何功可圖昔相
如能誦廉頗寇恂不吝賈復宜各曠然終承朕命今賜
物二千段及他珍器以疾卒其後又以張孝嵩爲安西
都護以代虔瓘孝嵩身長七尺偉姿儀初進士舉常以
邊任自許及在安西務農重戰安西府庫遂爲充實十
年轉太原尹卒官俄又以黃門侍郎杜暹代孝嵩爲安

西都護

郭知運字逢時瓜州常樂

新書晉昌

人壯勇善射頗有膽畧

初爲秦州三度府果毅以戰功累除左驍衛中郎將瀚
海軍經畧使又轉檢校伊州刺史兼伊吾軍使開元二
年春副郭虔瓘破突厥於北庭以功封介休縣公加雲

麾將軍擢拜右武衛將軍其秋吐蕃乞力達延入寇隴右

掠監牧馬而去詔知運率衆擊之知運與薛訥王駿等

犄角擊敗之進階冠軍大將軍兼臨洮軍使拜知運鄯州都督隴右諸

軍節度大使四年冬突厥降戶阿悉爛跌跌恩泰等率

衆反叛單于副都護張知運爲賊所執詔薛訥領兵討

之叛賊至綏州界詔知運領朔方兵募橫擊之大破賊

衆於黑山呼延谷賊捨甲仗走詔知運兼隴右經畧使營柳城開元五年大破

吐蕃獻俘京師六年知運又率兵入討吐蕃賊徒無備遂掩至

九曲獲鎧甲及馬犛牛等數萬計知運獻捷遂分賜京

文武五品已上清官及朝集使拜知運爲兼鴻臚卿攝

御史中丞加封太原郡公八年

元宗紀九年

六州胡康待賓

等反詔知運與王峻討平之拜左武衛大將軍授一子

官賜金銀器百事雜綵千段九年卒於軍贈涼州都督

賜米粟五百斛絹帛五百段仍令中書令張說爲其碑

文知運自居西陲甚爲蕃夷所憚其後王君奭亦號勇

將時人稱王郭焉

上元中醜饗太公廟示泰初諡曰威

子英傑英乂

英傑

字孟武

官至左衛將軍開元二十一年

新書二十三年誤

幽州長史薛楚玉遣英傑及裨將吳克勤烏知義羅守

忠等率精騎萬人及降奚之衆以討契丹屯兵於榆關

之外契丹首領可突干引突厥之衆拒戰於都山之下

官軍不利知義守忠率麾下便道遁歸英傑與克勤逢賊力戰皆沒於陣其下精銳六千餘人仍與賊苦戰賊以英傑之首示之竟不降盡爲賊所殺英又劔南西川節度使自有傳

王君奐

字威明

瓜州常樂人也初爲郭知運別奏驍勇善

騎射以戰功累除右衛副率及知運卒遂代知運爲河西隴右節度使遷右羽林軍將軍判涼州都督事開元十六年冬新書十四年當從新書吐蕃大將悉諾邏率衆入寇大斗谷又移攻甘州焚燒市里而去君奐以其兵疲整士馬以掩其後會大雪賊徒凍死者甚衆賊遂取積石軍

西路而還君奐令副使馬元慶裨將車蒙追之不及君
奐先令人潛入賊境於歸路燒草悉諾邏還至大非川
將息甲牧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奐襲其後入至
青海之西時海水冰合君奐與秦州都督張景順等率
將士並乘冰而渡會悉諾邏已渡大非山輜重及疲兵
尙在青海之側君奐縱兵盡俘獲之及羊馬萬數君奐
以功遷右羽林軍大將軍攝御史中丞依舊判涼州都
督封晉昌伯拜其父壽爲少府監仍聽致仕上又嘗於
廣達樓引君奐及妻夏氏設宴賜以金帛夏氏亦有戰
功故特賞之封爲武威郡夫人其冬吐蕃寇陷瓜州執

刺史田仁獻及君奭父壽殺掠人戶并取軍資及倉糧
又進攻玉門軍及常樂縣仍縱僧徒使歸涼州謂君奭
曰將軍常欲以忠勇報國今日何不一戰君奭聞父被
執登陴西向而哭竟不敢出兵初涼州界有迴紇契苾
思結渾四部落代爲酋長君奭微時往來涼府爲迴紇
等所輕及君奭爲河西節度使迴紇等怏怏恥在其麾
下君奭以法繩之迴紇等積怨密使人詣東都自陳枉
狀君奭遽發驛奏迴紇部落難制潛有叛謀上使中使
往按問之迴紇等竟不得理由是瀚海大都督迴紇承
宗長流灤州渾大得長流吉州賀蘭都督契苾承明長

流藤州廬山都督思結歸國長流瓊州右散騎常侍李
令問特進契苾嵩以與迴紇等結婚貶令問爲撫州別
駕嵩爲連州別駕於是承宗之黨瀚海州司馬護輸糾
合黨與謀殺君奭以復其怨會吐蕃使間道往突厥君
奭率精騎往肅州掩之還至甘州南羣筆驛護輸伏兵
突起奪君奭旌節先殺其左右宋貞剖其心云是其始
謀也君奭從數十人與賊力戰自朝至晡左右盡死遂
殺君奭馱其屍以奔吐蕃追及之護輸遂棄君奭屍而
走上甚痛惜之制贈特進荊州大都督給靈輿遞歸京
師葬於京城之東官供喪事仍令張說爲其碑文上自

書石以寵異之吐蕃之寇瓜州也分遣副將莽布支攻常樂縣縣令賈師順嬰城固守及瓜州城陷大將悉諾邏又盡引其衆乘勢以攻之數日不陷賊中有分得漢口爲妻者其妻弟在常樂城中悉諾邏使夜就城下詐爲私見謂師順曰瓜州已破吐蕃盡衆來此豈有拒守之理小人妻弟在城情有所念明府何不早降以全城中之衆師順答曰漢法降賊者九族爲戮吾受國官爵祇可以死拒寇豈得背恩降賊悉諾邏知師順不降又攻城八日復令前使謂師順曰明府旣不肯降吾衆欲還城中豈無財物以相贈耶師順請脫士卒衣裳以爲

唐書卷三十四
賂悉諾邏知城中無財帛夜燒死人收營而去引衆毀
瓜州城師順遽開門收器械更修守備吐蕃果使精騎
迴襲而巡城知有備始去賈師順者岐州人也以守城
之功累遷鄯州都督隴右節度使入爲左領軍將軍病
卒

張守珪陝州河北人也初以戰功授平樂府別駕從郭
虔瓘於北庭鎮遣守珪率衆救援在路逢賊甚衆守珪
身先士卒與之苦戰斬首千餘級生擒賊率頡斤一人
開元初突厥又寇北庭虔瓘令守珪問道入京奏事守
珪因上書陳利害請引兵自蒲昌輪臺翼而擊之及賊

敗守珪以功特加游擊將軍再轉幽州良社府果毅守
珪儀形瓌壯善騎射性慷慨有節義時盧齊卿爲幽州
刺史深禮遇之常其榻而坐謂曰足下數年外必節度
幽涼爲國之良將方以子孫相託豈得以僚屬常禮相
期耶守珪後累轉左金吾員外將軍爲建康軍使十五
年吐蕃寇陷瓜州王君奭死河西恟懼以守珪爲瓜州
刺史墨離軍使領餘衆修築州城板堞纔立賊又暴至
城下城中人相顧失色雖相率登陴畧無守禦之意守
珪曰彼衆我寡又創痍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以權
道制之也乃於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士賊疑城中有

備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珪縱兵擊敗之於是修復廡宇收合流亡皆復舊業守珪以戰功加銀青光祿大夫仍以瓜州爲都督府以守珪爲都督瓜州地多沙磧不宜稼穡每年少雨以雪水溉田至是渠堰盡爲賊所毀旣地少林木難爲修葺守珪設祭祈禱經宿而山水暴至大漂材木塞澗而流直至城下守珪使取充堰於是水道復舊州人刻石以紀其事明年遷鄯州都督仍充隴右節度二十一年轉幽州長史兼御史中丞營州都督河北節度副大使俄又加河北採訪處置使先是契丹及奚連年爲邊患契丹衙官可突干驍勇有謀畧頗爲

夷人所伏趙含章薛楚玉等前後爲幽州長史竟不能

拒及守珪到官頻出擊之每戰皆捷

帝喜詔有司告九廟

契丹首

領屈刺與可突干恐懼遣使詐降守珪察知其僞遣管
記右衛騎曹王悔詣其部落就謀之悔至屈刺帳賊徒
初無降意乃移其營帳漸向西北密遣使引突厥將殺
悔以叛會契丹別帥李過折與可突干爭權不叶悔潛
誘之夜斬屈刺及可突干盡誅其黨率餘衆以降守珪
因出師次於紫蒙川大閱軍實譙賞將士傳屈刺可突
干等首於東都梟於天津橋之南詔封李過折爲北平
王使統其衆尋爲可突干餘黨所殺二十三年春守珪

詣東都獻捷會籍田禮畢醮宴便爲守珪飲至之禮上
賦詩以褒美之遂拜守珪爲輔國大將軍右羽林大將
軍兼御史大夫餘官並如故仍賜雜綵一千匹及金銀
器物等與二子官仍詔於幽州立碑以紀功賞

復討契丹餘黨

於捺祿山虜獲不訾

二十六年守珪裨將趙堪白真陁邏等假以

守珪之命逼平盧軍使烏知義令率騎邀叛奚餘衆於
湟水之北將踐其禾稼知義初猶固辭真陁邏又詐稱
詔命以迫之知義不得已而行及逢賊初勝後敗守珪
隱其敗狀而妄奏克獲之功事頗泄上令謁者牛仙童
往按之守珪厚賂仙童遂附會其事但歸罪於白真陁

羅逼令自縊而死二十七年仙童事露伏法守珪以舊
功減罪左遷括州刺史到官無幾疽發背而卒弟守琦
左驍衛將軍守瑜金吾將軍守珪子獻誠守瑜子獻恭
守琦子獻甫三人皆爲興元節度使各自有傳

牛仙客涇州鶉觚人也初爲縣小吏縣令傅文靜甚重
之文靜後爲隴右營田使引仙客參預其事遂以軍功
累轉洮州司馬開元初王君奭爲河西節度使以仙客
爲判官甚委信之時又有判官宋貞與仙客俱爲腹心
之任及君奭死宋貞亦爲迴紇所殺仙客以不從獲免
俄而蕭嵩代君奭爲河西節度又以軍政委於仙客仙

客清勤不倦接待上下必以誠信及嵩入知政事數稱薦之稍遷太僕少卿判涼州別駕事仍知節度留後事竟代嵩爲河西節度使判涼州事歷太僕卿殿中監軍使如故開元二十四年秋代信安王禕爲朔方行軍大總管右散騎常侍崔希逸代仙客知河西節度事初仙客在河西節度時省用所積鉅萬希逸以其事奏聞上令刑部員外郎張利貞馳傳往覆視之仙客所積倉庫盈滿器械精勁皆如希逸之狀上大悅以仙客爲尙書中書令張九齡執奏以爲不可乃封隴西郡公乃加實封二百戶其年十一月九齡等罷知政事遂以仙客爲工部尙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仍知門下事

遙領河東節度副大使

時有監

察御史周子諒竊言於御史大夫李適之曰牛仙客不

才濫登相位大夫國之懿親豈得坐觀其事適之遽奏

子諒之言上大怒廷詰之子諒辭窮於朝堂決配流瀼

州行至藍田而死仙客既居相位獨善其身唯諾而已

所有錫賚皆緘封不啟百司有所諮決仙客曰但依令

式可也不敢措手裁決

帝既用仙客知時議不歸乘間以問高力士力士曰仙客本胥

吏非宰相器帝忿然曰朕且用康詵蓋

諛言也有爲警言者誓以爲實喜甚 明年特封函國

公贈其父意爲禮部尙書祖會爲涇州刺史俄又進拜

侍中兼兵部尙書天寶年改易官名拜左相尙書如故

其年七月卒年六十八內出絹一千匹布五百端遣中使送至宅以賻之贈尚書左

新書

丞相諡曰貞簡初仙

客爲朔方軍使以姚崇孫閔爲判官及知政事閔累遷侍御史自云能通鬼道預知休咎仙客頗信惑之及疾甚閔請爲仙客祈禱在其門下遂逼仙客令作遺表薦閔叔尚書右丞奕及兵部侍郎盧奐堪代已閔爲起草仙客時旣危殆署字不成其妻因中使來弔以其表上元宗覺而怒之左遷奕爲永陽太守盧奐爲臨淄太守賜閔死

王忠嗣太原祁人也家於華州之鄭縣父海賓太子右

衛率豐安軍使太谷男以驍勇聞隴上開元二年七月

吐蕃入寇朝廷起薛訥攝左羽林將軍爲隴右防禦使

率杜賓客郭知運王駿安思順以禦之以海賓爲先鋒

及賊於渭州西界武階驛

追北至壕口殺其衆進戰長城堡

苦戰勝之

殺獲甚衆諸將嫉其功按兵不救海賓以衆寡不敵歿

於陣六軍乘其勢擊之斬首一萬七千級獲馬七萬五

千匹牛羊十四萬頭

新書四
十萬

元宗聞而憐之詔贈左金

吾大將軍忠嗣初名訓年九歲以父死王事起復拜朝

散大夫尚輦奉御

入見帝伏地號泣帝撫之曰
此去病孤也須壯而將之

賜名忠

嗣養於禁中累年肅宗在忠邸與之游處及長雄毅寡

言嚴重有武畧元宗以其兵家子與之論兵應對縱橫

皆出意表元宗謂之曰爾後必爲良將

試守代州別駕大將閉門自歛

不敢干法數以輕騎出塞忠王言於帝曰忠嗣敢鬪恐亡之由是召還

十八年又贈其父

安西大都護其後遂從河西節度兵部尙書蕭嵩河東

副元帥信安王禕並引爲兵馬使

帝以其年少有復讎志詔不得特將嵩入

朝忠嗣曰從公三年無以歸報天子乃請精銳數百襲虜會贊普大會閱武鬱標川其下欲還忠嗣不從提刀畧陣斬數千人獲羊馬二十一年再轉左領軍衛郎將萬計嵩上其功帝大悅

河西討擊副使左威衛將軍賜紫金魚袋清源男兼檢

校代州都督嘗短皇甫惟明義弟王昱憾焉遂爲所陷

貶東陽府左果毅屬河西節度使杜希望謀拔新城或

言忠嗣之材足以輯事必欲取勝非其人不可希望卽
奏聞詔追忠嗣赴河西旣下新城忠嗣之功居多因授
左威衛郎將專知行軍兵馬是秋吐蕃大下報新城之
役晨壓官軍衆寡不敵師人皆懼焉忠嗣乃以所部策
馬而前左右馳突當者無不辟易出而復合殺數百人
賊衆遂亂三軍翼而擊之吐蕃大敗以功晨詔拜左金
吾衛將軍同正員尋又兼左羽林軍上將軍河東節度
副使兼大同軍使二十八年以本官兼代州都督攝御
史大夫兼充河東節度又加雲麾將軍二十九年代韋
光乘爲朔方節度使仍加權知河東節度事其月以田

仁琬充河東節度使忠嗣依舊朔方節度天寶元年兼

靈州都督是歲北伐與奚怒皆戰於桑乾河三敗之大

虜其衆耀武漢北高會而旋時突厥葉護新有內難忠

嗣盛兵積口以威振之烏蘇米施可汗懼而請降竟遷

延不至忠嗣以其方強特文降耳乃營木忠嗣乃縱反

間於拔悉密與葛邏祿迴紇三部落攻多羅斯城涉昆水攻米施

可汗走之新書斬之按元宗紀忠嗣因出兵伐之取其

右廂而歸其西葉護及毘伽可敦男殺葛臘哆率其部

落千餘帳入朝因加左武衛大將軍明年又再破怒皆

及突厥之衆築大同靜邊二城徙清塞橫野自是塞外

軍實之併受降振武爲一城

寔然虜不敢入天寶三載突厥十姓拔悉密葉等竟攻
殺烏蘇米施可汗傳首京師四載加攝御史大夫充河
東節度採訪使五月進封清源縣公忠嗣少以勇敢自
負及居節將以持重安邊爲務嘗謂人云國家昇平之
時爲將者在撫其衆而已吾不欲疲中國之力以徼功
名耳但訓練士馬缺則補之有漆弓百五十斤嘗貯之
袋中示無所用軍中皆日夜思戰因多縱間諜以伺虜
之隙時以奇兵襲之故士樂爲用師出必勝每軍出卽
各召本將付其兵器令給士卒雖一弓一箭必書其名
姓於上以記之軍罷却納若遺失卽驗其名罪之故人

人自勸甲仗充物矣四載又兼河東節度採訪使自朔方至雲中緣邊數千里當要害地開拓舊城或自創制斥地各數百里自張仁亶之後四十餘年忠嗣繼之北塞之人復罷戰矣五載正月河隴以皇甫惟明敗嗣之後因忠嗣以持節充西平郡太守判武威郡事充河西隴右節度使其月又權知朔方河東節度使事忠嗣佩四將印控制萬里勁兵重鎮皆歸掌握自國初已來未之有也尋遷鴻臚卿餘如故又加金紫光祿大夫仍授一子五品官後頻戰青海積石皆大克捷尋又伐吐谷渾於墨離虜其全國而歸初忠嗣在河東朔方日久備

諳邊事得士卒心及至河隴頗不習其物情又以功名富貴自處望減於往日矣其載四月固讓朔方河東節度許之元宗方事石堡城詔問以攻取之畧忠嗣奏云石堡險固吐蕃舉國而守之若頓兵堅城之下必死者數萬然後事可圖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請休兵秣馬觀釁而取之計之上者元宗因不快李林甫尤忌忠嗣日求其過六載會董延光獻策請下石堡城詔忠嗣分兵應接之忠嗣僂俛而從延光不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危之遽而入告將及於庭忠嗣曰李將軍有何事乎光弼進而言曰請議軍忠嗣曰何也對曰向者大夫以

士卒爲心有拒董延光之色雖曰受詔實奪其謀何者
大夫以數萬衆付之而不懸重賞則何以賈三軍之勇
乎大夫財帛盈庫何惜數萬段之賞以杜其讒口乎彼
如不捷歸罪於大夫矣忠嗣曰李將軍忠嗣計已決矣
平生始望豈及貴乎今爭一城得之未制於敵不得之
未害於國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哉假如明主
見責豈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朝宿衛乎其次豈失一
黔中上佐乎此所甘心也雖然公實愛我光弼謝曰向
者恐累大夫敢以哀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
及也遂趨而出及延光過期不克訴忠嗣緩師故師出

無功

又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謀亂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

山且亂林甫益惡之

李林甫又令濟陽別駕魏林告忠嗣稱往任

朔州刺史忠嗣爲河東節度云早與忠王同養宮中我

欲尊奉太子元宗大怒因徵入朝令三司推訊之幾陷

極刑會哥舒翰代忠嗣爲隴右節度特承恩顧因奏忠

嗣之枉詞甚懇切請以已官爵贖罪元宗怒稍解十一

月貶漢陽太守七載量移漢東郡太守明年暴卒年四

十五子震天寶中祕書丞其後哥舒翰大舉兵伐石堡

城拔之死者大半竟如忠嗣之言當代稱爲名將先是

忠嗣之在朔方也每至互市時卽高估馬價以誘之諸

蕃聞之競來求市來輒買之故蕃馬益少而漢軍益壯及至河隴又奏請徙朔方河東戎馬九千匹以實之其軍又壯迄於天寶末戰馬蕃息寶應元年追贈兵部尚書

新書贊曰以忠嗣之才戰必破攻必克策石堡之得不當所亡高馬值以空虜資論祿山亂有萌可謂深謀矣然不能自免於讒卒死放地自古忠賢工謀於國則拙於身多矣可勝吒哉

史臣曰郭虔瓘郭知運王君奭張守珪牛仙客王忠嗣立功邊域爲世虎臣班超傅介子之流也然虔瓘以萬人征西請給公乘熟食可謂謀之不臧矣君奭以父執登陴兵竟不出此則不知聞外之事義斷恩也守珪以

至誠感神取材成堰與夫耿恭拜井有何異焉仙客爰
自方隅驟登廊廟顯招物議獨善其身蓋才有不周味
於陳力就列忠嗣因青蠅之點幾危其身讒人之言誠
可畏也

贊曰隴山之西幽陵之北爰有戎夷世爲殘賊二郭二
王守珪仙客禦寇之功存乎方策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四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五

列傳五十五

高仙芝

封常清

哥舒翰

子曜從新書增

高仙芝本高麗人也父舍雞初從河西軍累勞至四鎮十將諸衛將軍仙芝美姿容善騎射勇決驍果少隨父至安西以父有功授游擊將軍年二十餘卽拜將軍與父同班秩事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不甚任用後夫蒙靈詔累拔擢之開元末爲安西副都護四鎮都知兵馬使小勃律國王爲吐蕃所招妻以公主西北二十餘國皆爲吐蕃所制貢獻不通後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并

靈管累討之不捷

天寶六載

元宗特敕仙芝以馬步萬人爲

行營節度使往討之時步軍皆有私馬自安西行十五

日至撥換城又十餘日至握瑟德又十餘日至疎勒又

二十餘日至葱嶺守捉又行二十餘日至播密川又二

十餘日至特勒滿川卽五識匿國也仙芝乃分爲三軍

使疎勒守捉使趙崇玘統三千騎趣吐蕃連雲堡自北谷

入使撥換守捉使賈崇瓘自赤佛堂路入仙芝與中使

邊合誠自護密國入約七月十三日辰時會於吐蕃連

雲堡堡中有兵千人又城南十五里因山爲柵有兵八

九千人城下有婆勒川水漲不可渡仙芝以三牲祭河

命諸將選兵馬人齎三日乾糧早集河次水旣難渡將士皆以爲狂旣至人不濕旗馬不濕韉已濟而成列矣仙芝喜謂令誠曰向吾半渡賊來吾屬敗矣今旣濟成列是天以此賊賜我也遂登山挑擊從辰至巳大破之至夜奔逐殺五千人生擒千人餘並走散得馬千餘匹軍資器械不可勝數元宗使術士韓履冰往視曰懼不欲行邊令誠亦懼仙芝留令誠等以羸病廵弱三千餘人守其城仙芝遂進三日至坦駒嶺直下峭峻四十餘里仙芝料之曰阿弩越胡若速迎卽是好心又恐兵士不下乃先合二十餘騎詐作阿弩越城胡服上嶺來迎

既至坦駒嶺兵士果不肯下云大使將我欲何處去言未畢其先使二十人來迎云阿弩越胡並好心奉迎娑夷河藤橋已斫訖仙芝陽喜以號令兵士盡下娑夷河卽古之弱水也不勝草芥毛髮下嶺三日越胡果來迎明日至阿弩越城當日令將軍席元慶賀婁餘濶先修橋路仙芝明日進軍又令元慶以一千騎先謂小勃律王曰吾取汝城亦不斫汝橋但借汝路過向大勃律去城中有首領五六人皆赤心爲吐蕃仙芝先約元慶云軍到首領百姓必走入山谷招呼取以敕命賜綵物等首領至齊縛之以侍我元慶招既至一如仙芝之所教

縛諸首領王及公主走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其
爲吐蕃者五六人急令元慶斫藤橋去勃律猶六十里
及暮纔斫了吐蕃兵馬大至已無及矣藤橋闊一箭道
修之一年方成勃律先爲吐蕃所詐借路遂成此橋至
是仙芝徐自招諭勃律及公主出降並平其國天寶六
載八月仙芝虜勃律王及公主趣赤佛堂路班師

於是
拂林

大食諸胡七十二
國皆震懾降附

九月復至婆勒川連雲堡與邊令誠

等相見其月末還播密川令劉單草告捷書遣中使判

官王廷芳

新書
作芬

告捷仙芝軍還至河西夫蒙靈咎都不

使人迎勞罵仙芝曰噉狗腸高麗奴噉狗屎高麗奴于

闕使誰與汝奏得仙芝曰中丞焉者鎮守使誰邊得曰

中丞安西副都護使誰邊得曰中丞安西都知兵馬使

誰邊得曰中丞靈詥曰此既皆我所奏安得不待我處

分懸奏捷書據高麗奴此罪合當斬但緣新立大功不

欲處置又謂劉單曰聞爾能作捷書單恐懼請罪今誠

具奏其狀曰仙芝立奇功今將憂死其年六月常從封

作十制授仙芝鴻臚卿攝御史中丞代夫蒙靈詥為四

鎮節度使徵靈詥入朝靈詥大懼仙芝每日見之趨走

如故靈詥益不自安將軍程千里時為副都護大將軍

畢思琛為靈詥押衙并行官王滔康懷順陳奉忠等嘗

構譖仙芝於靈管仙芝既領節度事謂程千里曰公面
似男兒心如婦人何也又謂思琛曰此胡敢來我城東
一千石種子莊被汝將去憶之乎對曰此是中丞知思
琛辛苦見乞仙芝曰吾此時懼汝作威福豈是憐汝與
之我欲不言恐汝懷憂言了無事矣又呼王滔等至粹
下將笞良久皆釋之由是軍情不懼八載入朝加特進
兼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員仍與一子五品官九載將
兵討石國平之獲其國王以歸其王車鼻施約降仙芝
爲俘獻闕下斬之由是
西域不服其王子走大食乞兵仙芝性貪獲石國大塊
攻仙芝於担邏斯城以直其寃瑟瑟十餘石真金五六駮馳名馬寶玉稱是初舍雞以

仙芝爲懦緩恐其不能自存至是立功家財鉅萬頗能散施人有所求言無不應其載入朝拜開府儀同三司尋除武威太守河西節度使代安思順思順諷羣胡割耳勞面請留監察御史裴周南奏之制復留思順以仙芝爲右羽林大將軍十四載進封密雲郡公十一月安祿山據范陽叛是日以京兆牧榮王琬爲討賊元帥仙芝爲副命仙芝領飛騎曠騎及朔方河西隴右應赴京兵馬并召募關輔五萬人繼封常清出潼關進討仍以仙芝兼御史大夫十二月師發元宗御望春亭慰勞遣之仍令監門將軍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州是月十一

日封常清兵敗於汜水十三日祿山陷東京常清以餘衆奔陝州謂仙芝曰累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狂寇奔突則京師危矣宜棄此守急保潼關常清仙芝乃率見兵取太原倉錢絹分給將士餘皆焚之俄而賊騎繼至諸軍惶駭棄甲而走無復隊伍仙芝至關繕修守具又令索承光守善和戍賊騎至關已有備矣不能攻而去仙芝之力也

封常清蒲州猗氏人也外祖犯罪流安西効力守胡城南門頗讀書每坐常清於城門樓上教其讀書多所歷覽外祖死常清孤貧年三十餘屬夫蒙靈詔爲四鎮節

度使將軍高仙芝爲都知兵馬使頗有材能每出軍奏
謙從三十餘人衣服鮮明常清慨然發憤投牒請預一
儼常清細瘦目類脚短而跛仙芝見其貌寢不納明日
又投牒仙芝謂曰吾奏謙已足何煩復來常清怒倨謂
仙芝曰常清慕公高義願事鞭轡所以無媒而前何見
拒之深乎公若方圓取人則士大夫所望若以貌取人
恐失之子羽矣仙芝猶未納常清自爾候仙芝出入晨
夕不離其門凡數十日仙芝不得已補爲謙開元末會
達奚部落背叛自黑山北向西趣碎葉元宗敕靈詔邀
擊之靈詔使仙芝以二千騎自副城向北至綾嶺下遇

賊擊之達奚行遠人馬皆疲斬殺畧盡常清於幕中潛作捷書具言次舍井泉遇賊形勢克獲謀畧事頗精審仙芝所欲言無不周悉仙芝大駭異之仙芝軍迴靈磬賞勞仙芝去奴祿帶刀見判官劉眺獨孤峻等逆問之曰前者捷書誰之所作副大使幕下何得有如此人仙芝曰卽仙芝僉人封常清也眺等揖仙芝命常清進坐與語如舊相識衆人方異之以破達奚功授夔州地下戍主便以爲判官累以軍功授鎮將果毅折衝天寶六載從仙芝破小勃律十二月仙芝代夫蒙靈詔爲安西節度使便奏常清爲慶王府錄事參軍充節度判官賜

紫金魚袋尋加朝散大夫專知四鎮倉庫屯田甲杖支
度營田事仙芝每出征討常令常清知留後事常清有
才學果決知留後時仙芝乳母子鄭德詮已爲郎將德
詮母在宅內仙芝視之如兄弟家事皆令知之威望動
三軍常清出迴諸將皆引前德詮見常清出其門素易
之自後走馬突常清而去常清至使院命左右密引至
廳連節度使宅院凡經數重門德詮旣過命隨後閉之
德詮至常清離席謂之曰常清起自細微預中丞兵馬
使兼中丞再不納郎將豈不知乎今中丞過聽以常清
爲留後使郎將何得無禮對中使相凌因叱之曰郎將

須慙死以肅軍容因令勒迴杖六十面仆地曳出仙芝妻及乳母於門外號哭救之不得因以其狀上仙芝仙芝覽之驚曰已死矣及見常清遂無一言常清亦不之謝諸大將有罪者擊殺二人於是軍中股慄十載仙芝改河西節度使奏常清爲判官王正見爲安西節度奏常清爲四鎮支度營田副使行軍司馬十一載正見死乃以常清爲安西副大都護攝御史中丞持節充安西四鎮節度經畧支度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十三載入朝攝御史大夫仍與一子五品官賜第一區亡父母皆贈封爵俄而北庭都護程千里入爲右金吾大將軍仍

令常清權知北庭都護持節充伊西節度等使常清性勤儉每出征或乘驛私馬不過一兩匹賞罰嚴明十四

載入朝十一月謁元宗於華清宮時祿山已叛元宗言

兇胡負恩之狀何方誅討常清奏曰祿山領兇徒十萬徑犯中原太平斯久人不知戰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

臣請走馬赴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箠渡河計日取逆胡之首懸於闕下元宗方憂壯其言翼日以常清爲

范陽節度副大使俾募兵東討其日常清乘驛赴東京召

募旬日得兵六萬皆傭保市井之流乃斫斷河陽橋於

東京爲固守之備移書平原令太守顏真卿以兵七千人防河真卿馳使司兵參軍事李平人

奏常清取平表發視卽倚帳作書遺真卿勸堅守
且傳購祿山檄數十函與之真卿得以分曉諸郡十二

月祿山渡河陷陳留新書入罌子谷兇威轉熾先鋒至

葵園常清使驍騎與拓羯逆戰殺賊數十百人賊大軍

繼至常清退入上東門又戰不利賊鼓譟於四城門入

殺掠人吏常清又戰於都亭驛不勝退守宣仁門又敗

乃從提象門入倒樹以礙之至穀水西奔至陝郡遇高

仙芝具以賊勢告之恐賊難與爭鋒仙芝遂退守潼關

元宗聞常清敗削其官爵令白衣與仙芝軍効力仙芝

令常清監巡左右廂諸軍常清衣皂衣以從事監軍邊

令誠每事干之仙芝多不從令誠入奏事具言仙芝常

清逗撓奔敗之狀元宗怒遣令誠齎敕至軍並誅之令誠至潼關引常清於驛南西街宣敕示之常清曰常清所以不死者不忍汚國家旌麾受戮賊手討逆無効死乃甘心初常清兵敗入關欲馳赴闕庭至渭南有敕令却赴潼關白草表待罪是日臨刑託令誠上之其表曰中使駱奉仙至奉宣口敕恕臣萬死之罪收臣一朝之効令臣却赴陝州隨高仙芝行營負斧縲囚忽焉解縛敗軍之將更許增修臣常清誠懼誠喜頓首頓首臣自城陷已來前後三度遣使奉表具述赤心竟不蒙引對臣之此來非求苟活實欲陳社稷之計破虎狼之謀冀

拜首闕庭吐心陛下論逆胡之兵勢陳討捍之別謀將
酬萬死之恩以報一生之寵豈料長安日遠謁見無由
函谷關遙陳情不暇臣讀春秋見狼睥稱未獲死所臣
今獲矣昨者與羯胡接戰自今月七日交兵至於十三
日不已臣所將之兵皆是烏合之徒素未訓習率周南
市人之衆當漁陽突騎之師尚猶殺敵塞路血濺滿野
臣欲挺身刃下死節軍前恐長逆胡之威以挫王師之
勢是以馳御就日將命歸天一期陛下斬臣於都市之
下以誠諸將二期陛下問臣以逆賊之勢將誠諸軍三
期陛下知臣非惜死之徒許臣竭露臣今將死抗表陛

下或以臣失律之後誑妄爲辭陛下或以臣欲盡所忠
肝膽見察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則冀
社稷復安逆胡敗覆臣之所願畢矣仰天飲鴆向日封
章卽爲屍諫之臣死作聖朝之鬼若使歿而有知必結
草軍前迴風陣上引王師之旗鼓平寇賊之戈鋌生死
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無任永辭聖代悲戀之至常清
旣刑陳其尸於籩條上仙芝歸至廳令誠索陌刀手百
餘人隨而從之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遂至常清
所刑處仙芝曰我退罪也死不辭然以我爲滅截兵糧
及賜物等則誣我也謂令誠曰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

在足下豈不知乎其召募兵排列在外素愛仙芝仙芝呼謂之曰我於京中召兒郎輩雖得少許物裝束亦未能足方與君輩破賊然後取高官重賞不謂賊勢憑陵引軍至此亦欲固守潼關故也我若實有此君輩卽言實我若實無之君輩當言枉兵齊呼曰枉其聲般地仙芝又曰常清之尸謂之曰封二子從微至著我則引拔子爲我判官俄又代我爲節度使今日又與子同死於此豈命也夫遂斬之

哥舒翰突騎施首領哥舒部落之裔也蕃人多以部落稱姓因以爲氏祖沮左清道率父道元安西副都護

赤水

軍使世居安西翰家富於財倜儻任俠好然諾縱蒲酒少補

效穀府年四十遭父喪三年客居京師爲長安尉不禮

慨然發憤折節仗劍之河西初事節度使王倓倓攻新城使翰經畧三軍無不震懼後節度使王忠嗣補爲衙將翰好讀左氏春秋傳及漢書疎財重氣士多歸之忠嗣以爲大斗軍副使嘗使翰討吐蕃於新城有同列爲副者見翰禮倨不爲用翰怒搥殺之軍中股慄遷左衛郎將後吐蕃寇邊翰拒之於苦拔海其衆三行從山差池而下翰持半段槍當其鋒擊之三行皆敗無不摧靡由是知名天寶六載擢授右武衛員外將軍充隴西節

度副使都知關西兵馬使河源軍使先是吐蕃每至麥

熟時卽率部衆至積石軍穫取之其呼爲吐蕃麥莊前

後無敢拒之者至是翰使王難得楊景暉等潛引兵至

積石軍設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千騎至翰於城中率驍

勇馳擊殺之畧盡餘或挺走伏兵邀擊匹馬不還翰嘗

馬驚陷於河吐蕃三將欲刺翰翰大呼皆擁予不敢動救兵至追殺之翰有家奴曰左車

年十五六亦有膂力翰善使槍追賊及之以槍搭其肩

而喝之賊驚顧翰從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五尺而墮無

不死者左車輒下馬斬首率以爲常其冬元宗在華清

宮王忠嗣被劾敕召翰至與語悅之遂以爲鴻臚卿兼

西平郡太守攝御史中丞代忠嗣為隴右節度支度營

田副大使知節度事仍極言救忠嗣

翰人朝部將請齎金帛以救忠嗣翰

但齎襪裝曰使吾計從奚取於是不行用此足矣

上起入禁中翰叩頭隨之而

前言詞慷慨聲淚俱下帝感而寬之貶忠嗣為漢陽太

守朝廷義而壯之明年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攻

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有白龍見遂名為應龍

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

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吐蕃保

石堡城路遙而險久不拔八載以朔方河東羣牧十萬

眾委翰總統攻石堡城翰使麾下將高秀巖張守瑜進

攻數日未克翰怒捽其將高秀巖張守瑜下不旬日而拔之

遂以赤嶺爲西塞
開屯田備軍實

上錄其功拜特進鴻臚員外卿與一

子五品官賜物千匹莊宅各一所加攝御史大夫十一

載加開府儀同三司翰素與祿山思順不協上每和解

之爲兄弟其冬祿山思順翰並來朝上使內侍高力士

及申貴人於京城東附馬崔惠童池亭宴會

謂尙食生擊鹿取血

淪陽爲熱洛河以賜之

翰母尉遲氏于闐之族也祿山以思順惡

翰嘗銜之至是忽謂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父是

突厥母是胡與公族類同何不相親乎翰應之曰古人

云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盡心焉祿山以

爲譏其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敢如此耶翰欲應之高

力士目翰翰遂止十二載進封涼國公食實封三百戶

加河西節度使攻破吐蕃洪濟大莫門等城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築神策宛秀二軍

尋封西平郡王賜音樂田園又賜一子時楊國忠有隙

於祿山頻奏其反狀故厚賞翰以親結之十三載拜太

子太保更加實封三百戶又兼御史大夫翰好飲酒頗

恣聲色至土門軍入浴室遭風疾絕倒良久乃蘇因人

京廢疾於家及安祿山反上以封常清高仙芝喪敗召

翰入拜為皇太子先鋒兵馬元帥以田良邱為御史中

丞充行軍司馬以王思禮鉗耳大福李承光高元蘇法

鼎管崇嗣及蕃將火拔歸仁李武定渾瑊契苾寧等為

裨將河隴朔方兵及蕃兵與高仙芝舊卒共二十萬拒

賊於潼關上御勤政樓勞遣之百僚出餞於郊

師始東先驅牙

旗觸門墮注旄千折衆惡之

十五載加翰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翰至潼關

祿山遣子慶緒攻關翰擊走之

或勸翰曰祿山阻兵

以誅楊國忠爲名公若留兵三萬守關悉以精銳迴誅

國忠此漢挫七國之計也公以爲何如翰心許之未發

有客泄其謀於國忠國忠大懼乃奏曰兵法安不忘危

今潼關兵衆雖盛而無後殿萬一不利京師得無恐乎

請選監牧小兒三千人訓練於苑中詔從之遂遣劔南

軍將李福劉光庭分統焉又奏召募一萬人屯於灞上

令其腹心杜乾運將之翰慮爲所圖乃上表請乾運兵
隸於潼關遂召乾運赴潼關計事因斬之自是翰心不
自安又素有風疾至是頗甚軍中之務不復躬親委政
於行軍司馬田良邱使王思禮主騎良邱復不敢專斷
教令不一頗無部伍其將王思禮李承光又爭長不叶
人無鬪志先是翰數奏祿山雖竊河朔而不得人心請
持重以弊之彼自離心因而翦滅之可不傷兵擒茲寇
矣賊將崔乾祐於陝郡潛鋒蓄銳而覘者奏云賊殊無
備上然之命悉衆速討之翰奏曰賊旣始爲兇逆祿山
久習用兵必不肯無備是陰計也且賊兵遠來利在速

戰今王師自戰其地利在堅守不利輕出若輕出關是

入其算乞更觀事勢

當是時祿山雖盜河洛所過殘役人人怨之淹時月不能進尺寸地

又郭子儀李光弼兵益進取常山十數郡祿山始悔反矣將還幽州以白固時子儀光弼遙計曰翰病且耄賊素知之諸軍烏合不足戰今賊悉銳兵南破宛洛而以餘衆守幽州吾直擣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逆徒祿山之首可致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楊國忠恐其謀已天下殆矣乃極言請翰固關無出軍

屢奏使出兵上久處太平不練軍事既爲國忠眩惑中

使相繼督責翰不得已引師出關六月四日

引而東勦哭出關

次於靈寶縣之西原八月與賊交戰官軍南迫險峭北臨黃河崔乾祐以數千人先據險要翰及良邱等浮船中流以觀進退謂乾祐兵少輕之遂促將士令進爭路

擁塞無復隊伍

賊乘高頹石下擊殺士甚衆翰與長邱登北阜以軍三萬夾河鳴鼓思禮等以

精卒居前餘軍十萬次之乾祐爲陣十五五或却或進前陷刀五千列陣後王師視其陣無法指觀嗤笑曰

擒賊乃會食及戰乾祐旗少偃如欲逝者王師解不爲備伏忽起薄戰皆奮死闕翰以擅蒙馬車畫龍虎飾金銀爪

日將駭賊倚戈矢逐北賊負薪塞路午後東風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縱火

焚之煙焰亘天將士掩面開目不得因爲兇徒所乘王

師自相排擠墜於河其後者見前軍陷敗悉潰填委於

河死者數萬人號叫之聲振天地縛器械以槍爲楫投

北岸十不存一二始關門有三塹廣二丈深一丈士馬奔蹙相壓進少選塹平後至者踐之

以軍旣敗翰與數百騎馳而西歸爲火拔歸仁執降於

賊翰引數百騎絕河還營羸兵裁八千至潼津收散卒復守關乾祐進攻於是火拔歸仁等給翰出關翰曰

何耶曰公以二十萬衆一日覆沒持是安歸公不見高
仙芝等事乎翰曰吾寧效仙芝死汝舍我歸仁不從執
以降賊械送洛陽京師震動由是天子西幸祿山謂之曰汝常輕我今日如

何翰懼俯伏稱肉眼不識陛下遂至於此陛下爲撥亂

主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土門來瑱在河南魯炅在南

陽但留臣臣以尺書招之不日平矣祿山大喜遂僞署

翰司空

執火板歸仁曰背主
忘義吾不爾容斬之

作書招光弼等諸將報書

皆讓翰不死節祿山知事不諧遂閉翰於苑中潛殺之

東京平安慶緒以翰
渡河及敗乃殺之

翰之守潼關也主天下兵權肆志

報怨誣奏戶部尙書安思順與祿山潛通

始思順度祿
山必反嘗爲

帝言得

僞令人爲祿山遺思順書於關門擒之以獻疏

七罪請

誅之 其年三月思順及弟太僕卿元貞並坐誅徒其

家屬於嶺外天下寃之

翰爲人嚴少恩軍行未嘗卹士

軍李大宜在軍中不治事與將士桀者痛答辱之監

琵琶爲樂而土米乾不饜帝令中人袁師奠勞師士皆訴

衣服穿空帝卽斥御服餘者製袍十萬以賜其軍翰藏

庫中及敗封錡如故先是左武衛曹參軍留幕府及

勿戰以屈賊翰善之奏爲左武衛曹參軍留幕府及

翰與國忠武慎初曰難將作矣乃遁去翰失守華陰馬

翊上洛邵官吏皆潰帝遣劍南將劉光庭等將新募兵

萬餘人往助翰未至而翰被縛云其後贈太尉諡曰武

愍子曜字子明八歲元宗召見華清宮擢尚書奉御累

遷光祿卿以翰陷賊哀憤號慟故吏裴冕杜鴻漸等見

之歎息李光弼討河北曜請行拜鴻臚卿爲光弼副降

安太清救宋州有功改殿中監襲封爲東都鎮守兵馬

使德宗立召爲左龍武大將軍李希烈陷汝州以周見

爲僞刺史召拜曜東都汝州行營節度使將鳳翔邠寧

與父賢對曰先臣臣安敢比但斬長蛇殪封豕然後待

罪私室臣之願也帝曰爾父在開元時朝延無西憂今
朕得卿亦不東慮及行帝祖通化門是日牙旗折時以
翰出師已如此而斬持旗者卒以敗今曜復爾人憂之
曜擊賊收汝州擒晃以獻斬其將二人希烈退保許州
詔城襄城曜以疲人版築不如按甲持重以挫之帝不
許有詔督戰曜進次潁橋雷震軍中七馬斃曜懼還屯
襄城希烈遣衆萬人縱火攻柵堞人於堦以薄壘曜苦
戰破之居數月希烈自率兵三萬圍曜築甬道屬城矢
集如雨帝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之又詔河南
都統李勉出兵相犄角勉以希烈在外許守兵少乘虛
襲之希烈自解乃遣部將與德信趨許未至有詔切讓
使班師德信等惶惑還軍無斥候不至扈澗爲賊設伏詭
擊死者殆半器械輜重皆亡德信走汝州勉恐東都危
使將李堅華以兵四千往守賊梗道不得入泚兵沮襄
城圍益急帝乃詔普王以荆襄江西鄂沔之師討蔡州
詔經原節度使姚合言救襄城未行京師亂帝幸奉天
襄城陷曜走洛陽會母喪奪爲東都畿汝節度使遷河
南尹曜拙於統御而銳殺戮士畏而不懷貞元元年部
將尹晝焚河南門曜挺身免帝以泚州刺史薛珣代之
召入爲鴻臚卿終右驍衛上將軍贈幽州大都督子比

人俱以儒聞。樞茂才高第有節操。明經擢第。

史臣曰：大盜作梗，祿山亂常，詞雖欲誅國忠，志則謀危。

社稷於時承平日久，金革道消，封常清、高仙芝相次率不教之兵募市人之衆，以抗兇寇，失律喪師。哥舒翰廢疾於家，起專兵柄二十萬衆，拒賊關門，軍中之務不親委任，又非其所及。遇羯賊旋致敗亡，天子以之播遷，自身以之拘執，此皆命帥而不得其人也。禮曰：大夫死衆，又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翰受署賊庭，苟延視息，忠義之道，即可知也。豈不愧於顏杲卿乎？抑又聞之古之命將者，推轂而謂之曰：闔外之事，將軍裁之。觀楊國忠

之奏事邊合誠之護戎又掣肘於軍政者也未可偏責
三帥不尤伊人後之君子得不深鑑

贊曰羯賊犯順戎車啟行委任失所封高敗亡虔劉圻
甸僭竊衣裳醜哉舒翰不能死王

新書贊曰祿山袁百鬪驍虜乘天下忘戰主德意勤
故提戈內讎人情崩潰常清乃驅市人數萬以嬰賊
鋒一戰不勝卽奪附土欲入關見天子論成敗事使
者三輩上書皆不報回斬於軍仙芝棄陝守關過賊
西勢以喪地被誅元宗雖爲左右蒙管然荒尊其明
亦甚矣卒使叛將得藉口執翰以降賊嗚呼非天熟
其惡使亂四海舉黔首而殘之邪彼二將奚誅焉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五